Lycorisradiata

蔓珠沙华

夏果果 著

爱一个人
并无沦陷于温暖，
却要是颠沛流离。

我站在海角天涯
听见土壤萌芽
等待花再开
把芬芳留给年华

他的到来没有预兆，他的离去也没有准备。我穿着暗色的旗袍静静站，那娘，房间的颜色是他喜欢的苍翠，尽管苍翠得像个童话。他说。童话里的王子与公主是相爱的，他忘记了，童话始终是童话，童话同时也是灰姑娘的心思。我是灰姑娘，我的惆怅并非来自丢失的水晶鞋，我的惆怅来自我不柔顺的发，它不能牵引我的王子。这个夜，数着我们的过往。

长江出版社

一个寂寞女人的自白

都市·情感·呓语

Lycorisradiata

蔓珠沙华

夏果果 著

长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蔓珠沙华:一个寂寞女人的自白 / 夏果果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8.9

ISBN 978-7-80204-326-8

Ⅰ.蔓… Ⅱ.夏…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1603 号

书　　名: 蔓珠沙华

作　　者: 夏果果
责任编辑: 昊　文
特约编辑: 唐　心
装帧设计: 大象工作室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　　话: (010)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6.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ISBN 978-7-80204-326-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爱一个人，并无沦陷于温暖，

却更是颠沛流离。

Contents >>> 目录

楔子

ONE 拥抱

004 **你让我做了你的女人**
005 今天是安可离开我的第一百零八天，我开始怀疑他
012 安可离开我的第六十天，我感慨万千：我还是遇到了安可
016 我有些失控，今天是安可离开我的第十八天，他音信全无
018 安可离开的第五天，我摇摆不定地想念他

TWO 绝望

024 **被爱和爱一样的孤独**
025 爱上安可，我以为得到了幸福
027 安可遇到我的时候，我说快到世界末日了
032 狩猎者的日记
035 两个人的孤独

THREE 挣扎

040 **牵着我的手过夜**
041 我
041 她
043 他
044 我们
046 女人
048 男人
050 故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FOUR 蜷缩

在你看不见的角落，潜伏着多少个我 054
沉溺的灵魂 055
断翼的蝴蝶 057
上帝的她们 058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059
一棵树的自白 061
X 条平行的相交线 067
X 条不相交的平行线 070

FIVE 取暖

我不想，你走 074
血玫瑰 075
就这样，不留 091

SIX 转身

沦陷与被沦陷 094
鹤顶红 095
有人说：湛蓝，你比年轻时候更像一个尤物 099
分裂的念想 110

SEVEN 背叛

114 **自虐的高潮也是一种高潮**
115 有人说，我给你讲一个安可与安可的故事
118 安可说你就是我的傻瓜，他沉默，我哭了

EIGHT 冷漠

132 **我愿意**
133 安可和我是两条平行线的故事，我一直坚信
137 如果我爱你让爱痛苦，不如用身体来结束这次梦魇

NINE 疯狂

142 **一个人的高潮**
143 一个人的纠缠
147 没有永恒的激情，就像黑色的欲望潮落
150 无厘头的争吵

TEN 刺杀

154 **感谢你，赐予空欢喜**
155 眼神
155 喜欢
156 过期
157 傻瓜、笨蛋与咖啡、吗啡的关系
157 饥渴

鞋子 158
笑 159
反复 159
傻瓜 160
害怕 160
不像话 161
哭 162
感应 162
晕眩 163
左眼泪 164
绝症、爱情 165

ELEVEN 逃亡

失踪 170
我与我的你的那场告白 171
摊牌 175
安拉的信 177
安拉的我 179
谁是谁的世界末日 180
谋杀 182

TWELVE 回眸

飞翔的狐狸精 186

放生(后记)

楔 子

爱一个人，并无沦陷于温暖，却更是颠沛流离。

彼岸有花，却无你。

彼岸花，又称蔓珠沙华、天涯花、舍子花，传说是冥界唯一的引魂之花。

很久很久以前，城市的边缘开满了大片大片的彼岸花，花的形状像一只只在向天堂祈祷的手掌，而花香有一种魔力。

有两个妖精，一个叫蔓珠，一个叫沙华。几千年来，他们一直守护着彼岸花，可是从来没有见过面。因为花开时看不到叶子，有叶子时看不到花，花叶两不相见，生生相错。他们被这种痛苦折磨着，于是越发疯狂地想念着对方，终于有一天，他们决定违背神的规定偷偷地见一次面……

那一年，蔓珠沙华红艳艳的花被惹眼的绿色衬托着，开得格外妖艳美丽。

然而，等待他们的是意料之中的神的怪罪。蔓珠和沙华被打入轮回，并被诅咒永远也不能在一起，生生世世在人间经受磨难。从那以后，蔓珠沙华又叫做彼岸花，开在黄泉的路上，蔓珠和沙华每一次转世时，闻到彼岸花的香味就能想起前世的自己，然后发誓不分开，但是在下一世又再度跌入诅咒的轮回。

彼岸花的花语是哀伤的回忆……

所以，蔓珠沙华的美，是妖异、灾难、死亡与分离的不祥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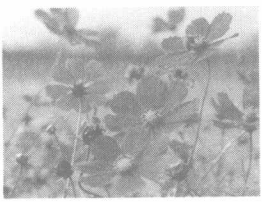
一个轮回，12 个章节，12 段故事，12 种姿态。

ONE 拥抱

我将我们的名字雕刻在这里。当你离开，或者相逢，若目光交集时微笑，彼此皆得满足。

——湛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你让我做了你的女人】

我一直都愿意是你的洛丽塔，在你膨胀的周期中，蜷缩抑或是被撕裂。

可是，是不是这一切的爱太过丰盛，生活太过沉重，才让你的身体竟有了些许的倦怠，眼神有了太多的黯淡。

单单为了不再让你沉重，我决计选择离开，我自有我的生活，你我都不必为对方所牵绊。

安可，你凝滞的姿势单单是需要我镂空你的寂寞，而我，却愈渐孤单。双人床，单人房，重叠的影子冷冰冰地计算着爱情成本。

我是多么不喜欢聪明后的姿态，讲奇怪的话，写奇怪的诗歌，在我的心底绽放成了一株苦涩的野酸梅。你带着你骄傲的锋芒，肆意地冲刺，把大块大块的沉痛种植到了我的身体里。

我喜欢和你共同沉迷在一切我不谙世事不知所措的年代。

你可知道，全天下已再没有任何人能如我一样对你有这般感情了，他们或是爱你或是恨你，唯有我疼你，不忍你辛苦。

安可，我是真的要离开你了，你是否偶尔会想起过我做了你的女人，你是否还能记得我们的一百零八天。

今天是安可离开我的第一百零八天，我开始怀疑他

他低低地说，蔓珠是妖，沙华是孽，蔓珠沙华却是个有爱的记忆。湛蓝，如若以后我们其中的一个，起了争执，另一方只需说一句“蔓珠沙华”，便能明鉴×××。

轰隆隆的瞬间耳鸣，后面那三个字终于还是没有听进去，细碎的记忆从此戛然而止，他的誓言并无入了我的安全行囊。

寄附在一个未知的拉钩承诺上的安全系数，又怎会是安全的？

我迅速地卷了绫罗绸缎般的念想，爬山虎一样攀岩上他的唇，假如，假如，另一方根本就不想说那一句蔓珠沙华，那妖还是妖，孽还是孽。

那句话在齿间百转千回，硬生生被逼了回去。

他叫安可。

后来，他一直未曾说那一句，而我，竟是没有机会说。

我不怕争执，我怕没有对手的争执。

天很冷，空气里那些寂寞的因子相互依偎，相互纠缠，又相互攻击，太相同的宿命使得他们惺惺相惜却疑窦众生。

我，不过是无法抵抗这刺骨的风，迟疑了一秒钟后，钻进了暧昧温热的人群里。

我在拥挤的地铁里，看到那些貌似亲密的情侣，看到那些貌似高贵的夫人，看到那些貌似清纯的女子，看到那些貌似君子的男人。也在列车疾驰的时候在玻璃窗上看到迷离的我。

旁边有男人对女人说，把手放在我的掌心，我给你搓一搓，可以取暖。

定睛望去，朴实的男女，做着朴实的事情，道出的竟是震惊。

把你放我手里，即可取暖。

这是个寒冷的冬天，也是个让我再次思考并努力尽量不思考的季节。这个季节，我少了一些东西，多了一些东西，多的是失落，少的是承诺。

安可说，大约是因为清楚了暂时不能做到的，所以承诺，所以将这两个字拖长了音连在一起含糊地念，是不是应该是承——诺——拖！

是的，就是拖，不被祝福的爱情所能依靠的延续关键词：拖。

年轻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便开始喜欢了这个说法。那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或者很多人会说，你现在也仍然年轻啊。

我想，我只是习惯了这样的说法，那么就让我继续这个说法吧。

年轻的时候，仗着美貌，仗着才华，仗着富裕，仗着一切狐假虎威的勇气，我坚信，无论是爱情还是别的，都只有我挑选的份，没有挑剔我的量。

安可问我，湛蓝，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告诉他：你是一个可爱的可敬的可恨的——男人。

他笑。

我又说：但是我更认为你是一个可怕的人。

他问我为什么，我摇头说不知道。

依稀的月光下，我看得到安可的眼神有些散乱，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又仿佛在掩饰着什么。我也使得自己陷入了这样的迷乱、可怕，为什么我会觉得安可可怕呢？

或者，时间会给我答案。

而，我的感觉，从来就没有出过错。

这一次，我如此强烈地希望，我错了。

征程，短暂、迅速。让我看透，也解脱。冰凉的掌心里隐约有温暖的气息，我开始爱惜自己，如此冷漠的世界里唯一的真情就是自己爱上自己的那一刻。

逃离，让我不再成为谁的理由，同时，也不再成为谁的借口。

开始的时候，我叫亦薇，这是我身份证上的名字，大多数人每次都亲昵地叫我薇薇，他们说这样的名字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娴静美丽的女子。我不置可否，微笑地答应，背过身后我便朝天上唾一口，呸，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货色。

那些镶嵌着嘲弄的华丽的碎钻，一点一点在我经过的地方被我践踏，伪善的叶子妖艳得更像是一个传说，而非故事。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乖乖女。还在童年的时候，我就能因为要看到黑豹大哥们的样子而砸了录音机寻找声音的根源，最后的结果就是被我妈狠狠地用鸡毛掸子揍了一顿。我惧怕了我妈的鸡毛掸子，开始学会了戴着面具生存，在察言观色的缝隙间寻求温暖。

我的霸道和独占欲从小就有，比如我发现班里有个男孩子比较讨女孩喜欢，而他又恰好对每个女孩和对我没什么不同，我的心里就非常不舒服。我明里暗里都会勾引他，利用自己班干部的职务放学后留下他，又在同学们都走完了以后向他示好，总之，软也好硬也好，我一定要让他成为我的裙下臣子。当他对我死心塌地的时候，我已厌倦了他，却仍然固执地不允许他对别的女生好。

那个时候，我只有6岁。

每天夜晚就会溜进我被窝的那个小女生总是黏着我说：薇薇，为什么男孩都喜欢你啊，可是你明明没有我漂亮嘛。

我一边挠着她的胳肢窝，一边在她光滑的小身体上弹钢琴。心里恶狠狠地想着，我让你漂亮，我抓破你的皮。嘴巴上却很刁地说：可是我比你可爱啊。

她叫安拉，长得如同芭比娃娃一样，的确是班里最漂亮的一个

女孩。可是在我的淫威下，谁都不敢多看她一眼。我更是恶毒地散播谣言，说她得了传染病。

尽管如此，我却贪婪她的温度，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女孩儿，她能让我在夏天感觉到凉爽，在冬天感觉到温暖。

我一直坚信遇见某个人是生命中的劫难，我们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相遇，然后势不可挡地相爱，颇有一触即发的意味。那样的人，她以她的强悍弥补了我的柔软，我用我的眼泪滋润了她干裂的伤口。她如我爱她那般深刻地爱我，又如我恨她那般激烈地伤害我。

在没有遇到安可之前，我坚信这个人一定是她，不会是他。

当一个人的过去不为人知，她可以有安静纯粹的笑容，在人群中天真甜美有如孩童。然而更多的时候，她隐忍而不动声色，常常是被忽略的存在。这是被选择的结果，面对或者逃避。因为在很多年以前，她给了自己伤口的时候，就丧失了所谓选择的权利。

我对她说，以后我是湛蓝，11 万米深海里的湛蓝，阴郁不可测的湛蓝，激情全被扭曲的湛蓝。

我是湛蓝，一个经年分不清楚现实和梦想的笨女人，一个永远搞不清楚抑郁和放纵关系的寂寞女人。

截至今天，2008 年 4 月 1 日，我整整 28 岁，单身、京漂、自由职业、月光族，无车无房，仅存的关于婚姻的希望也开始破灭。

这是一个上帝与人类开的玩笑。

26 岁的时候，我来到这座城市。

枝枝蔓蔓的心思，流浪或者漂泊都一样如同潜逃的犯人，巨大的希望使得内心过于强大，失去声音的喉咙里充斥了疯狂的沙尘，硌了喉间那几欲澎湃的梦想。

那些时间是怎么样一点一点流失的？坠入其中的时间太长，我逐渐觉得突兀。

我就因此这样一直一直坚持着无望的事情，包括坚持。我对安可说。

我睡着的时候，迷迷糊糊地会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他就轻轻地把我放到他怀里，不停地抚摸我的手，我的脚，直至挑逗得我醒来。

你醒了，真好。他说。

我睡着了吗？可能吧，安可，我梦到很多很多的蛇，从天上掉下，从地里钻出，在我的身体里肆意地噬咬，是上天在诅咒我？还是你，是你要伤了我？我疯狂地爬上他的身体，泪吻。

不会的，湛蓝，你要相信，相信一切，我，包括你。他推开我，没有陪着我一起疯狂。

可能吧，我困了。安可，我要睡了。短暂的沉睡，像死去的安宁。我很快闭上眼睛，再次进入那个蛇飞满天的世界。

我爱这个城市，没有任何理由地爱，就是觉得在这个城市里就算是睡觉，也觉得踏实。当然，我做不到像那些光鲜的人们每日穿着伪名牌争分夺秒地拥挤在地铁或者公交上，或是颓靡得像狗一样窝在地下室，吃了上顿没下顿，却依然每天都在想天上什么时候会掉馅饼。

这个城市的人每天都忙碌着，寻求着让自己一夜成名的契机，每个人都浮躁得像夏天吐着舌头的母狗，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然后在夹缝中摇晃着自己的尾巴兜兜转转，恨不得每天出门被一辆大款的车撞上，从此就青蛙变王子，乌鸦变凤凰。

那些含蓄矜持的地铁女人们，听着列车在隧道里呼啸而过的声音，挥洒着香奈儿香水在拥挤的人群看时间迅疾奔腾，希望速度却背道而驰，接近崩溃。

怀揣这样的梦想的女人和男人基本是成比例的，也是正常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